

廈門黎主教小影



追悼黎主教大會攝影

論說 牛津之活動論 *Mouvement d'Oxford* 補讀處

余旅英時課餘之暇喜研究宗教學一日與二三知己步郊外收空氣偶見長林豐草鬱鬱葱葱極構巍峨垣墉壯麗友人告余曰此崇禮派之堂也 *Ritualists* 堂中有祭臺有苦路像有聽神工架等諸聖物一如公教聖堂崇禮派余初未聞詢之友而知崇禮派實淵源於牛津之活動余欲研究其史事友乃以答迂老唐純 *Thureau-Dangin* 及勃爾蒙 *H. Bremond* 二先生之書授余余於暇日閱答迂老唐純之公教再生於英國 *La renaissance du Catholicisme en Angleterre* 及十九世紀英國之公教 *Le Catholicisme en Angleterre au XIX^e siècle* 勃爾蒙之牛孟之信德心理 *La psychologie de la foi de Newman* 牛孟之信德性命 *La vie chrétienne de Newman* 熱心靈魂 *Les âmes religieuses* 及宗教恐慌 *L'Inquiétude religieuse* 等書意味深長發

聾振聵因撮其書中大意著為論以質證於今之宗教大家 附誌

自來造物主欲施慈恩於背叛聖教之國也必挺生一二出類拔萃之偉人存正直心具真誠意視富貴如浮雲以名利為芻狗惟知修身刻苦趨赴造物主所以生我所以示我之正軌迨其道既得世必有慕其德感其化離棄旁門回返歧路如百川之赴海如萬派之朝宗自然趨向而不可遏者此十九世紀英國辯駁教回歸公教之活動其尤著者也

在昔第六世紀之末英人信教者衆其國已成爲公教之國矣初教皇聖額我畧 *Saint Grégoire* 在

羅瑪見英國奴才被人販賣。頓起惻隱之心。遣傳教士赴島國。揚聖教。至五百九十六年。聖奧斯定。又與別位傳教士。自羅瑪起程。至英之剛脫省。剛脫王愛戴而盤耳。與聖奧斯定。縱談教務。鼓掌舞蹈。心悅誠服。遂於五百九十七年六月七號。聖神降臨瞻禮日。領洗入教。於是聖教廣布。全英信從。修會徧設。歷千有餘年。而英爲一正教昌明之大國。逮十六世紀之初。不意英王恩利第八。Henry VIII。慾心大熾。欲休正妻。而別娶。求教皇破格允准。教皇繩以教例。駁斥不允。恩利乃越出範圍。別樹一幟。顯與教皇爲難。且不認羅瑪教皇爲公教之首。脫離公教。別立英教。Anglicanism。而教乃遂分爲二矣。

然在恩利時。辯駁教猶未入於英也。至愛杜爾第六。Edward VI。及依撒伯爾。Elizabeth I。時。始入於英。厥後竟以辯駁教爲國教。國王爲宗教之主。抄封公教會財產。戮公教會信徒。歷三百餘年。英國長在黑暗幽隱之中。直至十九世紀之初。公教在英。教友僅有六萬左右。代收四位。教士四百。教士不敢公然行祭。教友不能列入政界。嗚呼。奄奄一息。幾不得延殘喘矣。夫鬱極無不發之光。星火有燎原之勢。人能艱苦卓絕。矢志不移。雖至水窮山盡。未有不復見柳暗花明者。果也。至十九世紀之末。公教友增至一兆五十萬。總主教一。主教十七。教士三千。教友能入國家大學。能入政界。能入上等社會。公教與辯駁教。又已並駕齊驅。一無軒輊。然後知吾公教回復之機。其神速有匪夷所思者。旨哉。孟林月。Manning。 (從耶教歸入正教後爲英國公教之總主教也) 之言曰。英

國宗教界之改變。不啻英國國性之改變也。前日河水北流。今又改爲南流矣。雖然。此等改變。其中有原動力焉。卽牛津之活動也。夫英國公教。已成垂絕之縷。而千鈞一髮。乃在牛津大學校。約翰蓋勃耳。John Keble。門徒之中。蓋勃耳者。牧師也。英教中最純潔。最華麗之靈魂也。深知世界空虛。天鄉福樂。卽以其靈魂。潛移默化。感動全校學生。而學生亦不知不覺。遵其化導。然蓋勃耳常隱避鄉隅。獨善其身。初不欲爲一黨會之領袖。而不知宗教之活動。彼實爲之中央。約在一千八百二十七年。有一少年牧師來。與蓋氏握手。此牧師爲牛津活動之領袖。其人爲誰。卽約翰亨利。利牛孟。John Henry Newman也。

牛孟生於一千八百零一年。至一千八百十六年。來居牛津。肄業於牛津大學校。後爲特別校友。Pensioner。二十四歲。領受神品。又二年。升爲疴黎爾學校之保護師。Tutor of Oriel College。疴黎爾者。實爲牛津活動之產地。長成地。亦卽牛津學校諸博士之聚集地也。一千八百二十八年。升爲聖瑪利亞本堂牧師。

牛孟性沉靜。學淵深。心精力果。專務神業。以真實道理爲歸。與世仇肉情爲仇。其所知者。祇有二事。一。牛孟自己。二。造物主。嘗告人曰。我所認識者。造物主與我而已。於此可以見其心矣。牛津之活動。始於一千八百三十三年。牛津活動。謂辯駁教回歸公教之活動也。牛津活動。始於牛津之大學校。牛津活動之領袖。爲牛孟。其機關爲宗教小報。Tracts。其目的爲改良辯駁教之

腐敗其風聲則普徧全英。其結果則辯駁教有名人物胥入其設中。其餘響則英教界之面目悉受其大改革。今再以牛津之活動伸論之。

牛孟者英之牧師。愛英教如愛己母。見英教沿至十九世紀。腐敗已達極點。思去其污點而振興之。溯英教之要素。盡在祈禱書 Prayer-Book 及三十九條國教規條中。Las XXXIX articles 而祈禱書與三十九條之道理。與真宗教性質不合。以其教規不畫一。譯聖經聽人自由。於是支離襍湊。旁門異說。如疊床架屋。層出不窮。教權亦不畫一。教事握於執政者之手。教權主持於國王。偏袒徇私。尙勢力不尙公理。而人則雖入辯教。不知所教爲何道。牧師則未諳義務。度生一如俗人。牛孟天資穎悟。見理獨真。身入其中。深知弊病。知非大爲改良。必不能得真宗教之符號。於是牛孟食不甘味。寢不安枕。心游目想。以求其改良之法。一千八百三十二年。與友遊歷意大利。見羅馬聖城之堂皇壯觀。大爲怦動。未幾回英。途中得病。留居西先里 Solio 病幾殆。然自信天主生我。才能必有所用。將爲吾教中作砥柱。豈竟不爲造物主默佑耶。旋疾瘳。一千八百三十三年回英。牛孟於是一心以改良英教爲己任矣。

然此時之宗旨。無非欲振作英教精神。除去英教積弊。教律從嚴。教友從正。務復英教始創面目。故創立宗教小報。初不過數頁小冊子。且不著作者姓名。其詞約。其言該。其論正。其意遠。一鳴驚人。全英震動。知英教在危險之地。人人有挽救之思。至一千八百三十五年。牛孟知友卑才 Pusey

亦來襄助宗教小報。於是小報面目爲之一變。論說較長。波湧雲騰。語妙絕世。牛孟之意。非特欲人人有一宗教高超之觀念。并欲宗教真理。生活於人心。一時名人碩士。同心匡輔。扶翼世教。英人心裡。有不歡迎悅懌於小報之撰述人者哉。

嗟乎。功多謗至。道高毀來。鷄有羽而斷尾。象有齒而殘身。桀犬吠堯。鄭馬敗晉。獨行之士。招求全之毀者。自古然矣。當宗教小報盛興時。英牧師大受影響。大起風潮。一千八百三十六年。博士矮而腦爾奪。D. Arnold 目見牛孟權勢日形膨漲。作一論說。攻斥小報記者。謂其迷信石頑之徒。崇理木偶之黨。惡孽更甚於羅瑪教人。而多數英教主。見其論亦無不與牛孟爲仇敵。然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疑少信多。牛孟之弟子日反加增。高山景行。以是知道德入人之深也。賀奧爾奪 Ward (牛孟弟子) 曰。我之信德。極爲簡要。我信牛孟而已。蓋謂牛孟之所信。我亦信之。其勢力之擴張開展。可見一般矣。

牛孟宗旨。不過欲滌洗英教腐點。并使英教有真正宗教之符號耳。牛見羅瑪公教。獨有此符號。而英教無之。乃欲以公教道理。沁入英教。非欲改英教爲羅瑪公教也。但欲以羅瑪公教之道理之信仰。堅固其教。蓋彼腐點耳。

於是欲於羅瑪公教與辯駁教之間。尋一適中之道。以爲英國之公教。Anglo-catholicism 於是盡七八年之心力。不惜犧牲。以尋求一適中之道。一千八百三十九年。宗教小報。極有榮耀。極有勢

力之年也。彼亦自謂已得一中道。可以行世。不知上主亭毒八荒。廬牟萬物。神妙不測。在幽微毫末間。造物主無不洞燭全知。用種種方法。施惠於人。適有英國樞機主教賀意思買納 Wisman 在杜勃倫雜誌上。作一論說。謂今之辯駁教。與公教初創時。道那的斯脫之異端派甚相似。牛孟初不介於心。後其友將雜誌示牛孟。并誦賀意思買納所引聖奧斯定 Securus iubeat orbis terrarum 之句數遍。牛孟聞之。如晨鐘暮鼓。顛震耳膜。大為激動。始疑英教為異教。然猶信已在正教。自慰其心。不知造物主聖寵已至。牛孟逐漸變化。且曰親見牆上一手。倏忽幻沒。於是良心勃發。忽然令改平日所為矣。

牛孟昔為英教著書。與他教戰爭。今乃與自己良心戰爭。如有五年之久。至戰爭結果。為公教界上開一大新幕也。

牛孟小報。既影響於全英教界。牛津大學校學生。傾向其小報。大牛猜疑英教。而傾向公教。牛孟亦自問曰。我傳布之活動。其殆為羅瑪乎。一千八百四十年正月。又作書致其密友曰。事業之進行。如其速。英辯駁教之歸入羅瑪派。日甚一日。真出意料之外。且此等青年學生。紛紛來叩牛孟門。請其解惑釋疑。欲各得其良心之平安。牛孟自己亦疑懷莫決。不知己之為已。安能與人平和。惟有以激動之耳。

牛孟與弟子。此時雖未曾洞明羅瑪公教之為真正宗教。而已羣認脫耶德公會議 Concilio de

Tene 所定之道理。實符合聖教始創時之信德。然英教三十九條章程。與脫耶德大會議所定之道理。顯有背馳。於是在真直良心上。又起一大疑竇。牛孟自圓其說。疏解三十九條。實與脫耶德道理相符。一千八百四十年。在其著名之宗教小報九十號上刊布此解。其大旨謂。此三十九條。雖在反對羅瑪公教時所訂立。然因上主安排。此條章不反公教道理。且欲公教其心。公教其道者。亦可簽署此條章。此論一出。而軒天蓋地之洪濤巨浪。又激盪於筆舌之間。其附和之諸弟子。則極口稱頌。滿意讚揚。其反對之辯駁教。則肆口咆哮。詆排無地。大學校之院長。及多數英教主教。斥棄宗教小報。視牛孟及小報記者為仇敵。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豈過渡時代。應有此層疊曲折之階級乎。

牛孟者。最重視有宗權之人也。嘗謂一宗教。當為一教授之宗教。生活之宗教。宗教當有一掌理教務之首。而後眾人敬之聽之。又嘗曰。我之主教。即我之教皇。除此外。無有他人。我之主教。為繼續宗徒。而代耶穌基督之位者也。今見英教主。羣起反對宗教小報九十號。乃愁緒滿懷。苦衷誰訴。長此紛擾。不知伊於胡底。因思隱避一處。獨善其身。再不為一黨之首。宗教小報於是停刊。且停止講道。停止演說。深匿利奪爾茅耳。

Littlemore 村。專務神功。苦志修道。頻年面壁。目不窺園。求主寵於幽微。得神光於暗獨。方寸澄清。纖塵不染。隱居樂道。解決平生矣。與之偕隱者。三四年幼弟子。瓢飲簞食。各守清貧。日課有時。靜修不輟。每遇王日。仍領聖體。依然一修會之模。

型也。

夫如是隱居退避。其亦可以無事矣乎。然而無意識之人。時或往來窺視。挾仇讐之人。時或暗中偵察。牛孟一身。既自束縛。復經煩擾。受此痛苦。直若仰天無告者。公教中人。將其熱心美意。亦來思解牛孟之感。引其歸入公教。但牛孟成竹在胸。婉言辭却。又有良友之詢問。一則歷年老友。卑才等。素愛英教。如嬰兒之愛其慈母。終不忍一日離棄。然於牛津之活動。亦與聞之者。今見其影響之大。英教中。大半傾向羅馬公教。憂心如焚。來與牛孟酌止其潮流。一則年幼子弟。宅心正直。從事真修。一方面見英教道理。自相矛盾。一方面見羅馬公教。確有真正符號。羣相迫問牛孟。催促牛孟早定從違於二者之間。如發勃爾 Falot 河奧爾奪等 Warr 一千八百四十三年。牛孟弟子勞克矮爾奪 Lockhart 竟棄離英教。先其師而入羅馬公教。牛孟於是年。亦辭聖瑪利亞本堂之職。仍獨居利奪爾茅耳。絕世離人。憂愁抑鬱。專務神工。哀求上主。賜以特寵。使其知真宗教之所在。惟不喜公教教士。助解其疑惑。獨與造物主對越。增苦功。加祈禱。以爲救靈之道。今雖不知究在何處。然盡心修己。必不差誤也。

牛孟正在愛疑不決之時。彼至愛英教者。故揚起風波。而行爲淵駸。魚爲叢駸。爵之法也。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其弟子河奧爾奪刊布一書。甫經出版。即被英教查禁。斥爲異端。又有一弟子奧蓋

利△ Okeley 者。在倫敦被英教捕逐。且削奪其寺祿。此二人皆因公教其心。公教其行。故爲英教
辱也。牛孟見英教之不容已。而罪且及於其徒。而又知己之道理。實符真教。與聖教會初世紀時
所講之信道亦合。於是一切疑惑。逐漸解決矣。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牛孟弟子中棄英教而入公教者。有之矣。堅定意志。棄異歸正者。有之矣。惟
牛孟猶在作 論信道發展 *Essai sur le développement de la doctrine chrétienne* 書也。及聞其弟子投入
公教。彼乃擲筆棄書。亦決志從羅瑪公教。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十月九號。在意人多明。我可鐸前
設。晉棄英教而入公教。同時入公教者。尙有二弟子焉。

牛孟之入公教也。固爲羅瑪獲一大榮勝。而亦爲全英得一大驚報。其影響之大。莫與比倫。當時
卽有三百餘人。齊歸正教。英教界上。人心改變。羣疑國教爲非正教。而英教危矣。卑才思安人心。
在報上著一論。冀平其波浪。第拉利 *Matali* 曰。牛孟入公教。搖動英國全國。今日猶震撼不已也。格
拉斯刀納 *Giosone* 曰。一千八百四十五年。是羅瑪教得勝英教之一大紀念年也。未完

傳記 歐戰鱗爪

漁人

垂斃人之醒覺 去秋九月中。寒風初拂。細雨綿綿。道路泥滑。行人絕跡。旁晚。忽東邊火車
站處載一傷兵至。該兵鎗彈深入於項肩之間。約二三下鐘之久。已昏暈不省人事矣。頭面裹以

白布上下繞匝。中間稍露半面。眼皮上下垂合。牙關咬得甚緊。無絲毫氣息。是否尙在塵世。見者莫敢臆測也。紅十字會員某司鐸。扶其下車。見此情形。速爲之誦解罪經文。軍醫繼至。立即打加灰。精針刺其膚。以通其血脈。行針後。嘆曰。無救矣。不必載在車上。送至病院。暫令寄此空室。以觀其後。收傷隊員當時匆匆捆載扛床。而病人命在須臾。時而一二人來省視。是否業已殞命。不得而知。隨口念一二句送臨終經。謂之曰。信者靈魂。出離此世。此人之聖名俗姓。無人能知。惟天主知之。想其在生必係恭敬天主之人。稱天主爲父。爲慈父者也。今將收其靈魂。出此涕泣之谷。不復災害並至。受傷受苦。信者靈魂。汝其往哉。汝其升天永享平安之福哉。不久。諸事齊備。理宜起程。此垂斃之人。如何措置耶。乃詢之醫生。醫生曰。彼尙未死。若有餘地。可帶其同往病院。言畢。昇傷床者至。人謂此床。不久。卽爲其棺罩矣。

余同行一車上。傷兵雖多。然並無特別優待之必要。惟此垂斃之人。其命不絕如縷。此余第一次逢此生死攸關之大寄託。余心頗自欣幸。以爲可爲國家救我同胞之命。又可送病人到家。慰其愁困之母。余終夜看護在旁。留心細察。其是否尙省人事。忽病人舉手自摸頸上之創。此時頸中已懸聖牌一枚。摸至聖牌。手雖抖戰酥軟。揣其意欲將聖牌近唇吻而口親之也。足見此人信德尙在一心。尙想天主之事。余樂甚。知尙有望。病人雖閉目不開。噤口無言。而天主仍憫憐此人。救其神形困苦。天主誠慈善待人者矣。余見其手再三摸索。卽以苦像授之。彼覺有十字架在手。舉

至昏邊。以口敬親之噫。天主聖寵之奇效至矣。余又附耳囑其發信望愛痛悔等情。彼聞之。唇吻微動。訥訥然似欲發言者。雖言語不清。天主慈父必能知其所求所欲也。過一二下鐘。病勢逐漸轉機。不但稍有筋力。發言亦能清楚。是時天主賜其明知生死關頭之危險。而良心上尙未整備一切。不覺抱慚自悔。余等在旁。爲之誦經求主。於是病人向余曰。是否余將絕氣離世乎。余嘗約母必行告解。待余到病院內。卽行告解可也。余曰。何不於此處卽行告解乎。我軍人中。大概平日或偶忘前許。或忽畧所言。無人提醒。勢必蹉跎歲月。及至經人呼醒。往往頓踐約言。毫不滯難。於是該病人卽領赦罪聖事之恩。中心喜樂異常。神形困苦頓覺減去數倍。肉身血脈流通。靈魂寵澤行運矣。該病人之得省人事。蒙領聖事。實天主賜其善備臨終耳。明日夜間。明悟漸失。又昏迷如前。時而謂余曰。神父。請汝爲我求主。余曰。然。余求主賜爾痊愈。聖爾靈魂。八日後畢命。葬於公塚上。然其靈魂早上天堂享福。此等法國軍人之靈魂。平日於宗教精神。早已熄滅者。至戰禍發生後。忽如夢中始醒。卒能妥當救靈。得升天堂者。實繁有徒。非天主上智默運之奇工乎。

宗教氣息 黃昏既至。寒氣逼人。人聲肅靜。睡意迎人。莫不倦眼迷矇。蜷伏戰慄欲臥。蓋各人良心顯露。靈魂與天主對越之時已至。宗教教育之習尙儀式。油然而發。是時也。聞軍官呼告屬下軍人曰。我友。我祝汝等過此良夜。汝等尙缺少應用物件否。答曰。否。軍人各自檢點。鋪設睡床。噫。誤矣。二三塊木樑搭架。僅可容身。安得呼之爲睡床耶。睡床之式。大約鋪以乾潔柴草。頗柔軟。

某人索棉枕枕項。某人覓氈毯以蓋足。某人借軟鞋以穿足。寤終夜坐以待旦。不必躡身直臥。總之紛紛在此地窟內。外風不入。義氣感人。軍士莫不具同胞手足之情。樂何如之。軍官又巡視一周。左右觀察。撫摸被褥氈毯等物。是否足用。隨口呼曰。朋友須如是如是。善否。見軍士終日愁眉不展者。輕輕拍其肩而贈以好言。見軍士隨處喜容可掬者。以至友契闊之情誼。帶笑帶語。擊其臉頰而戲言之。卒乃高呼曰。肅靜無譁。睡時至矣。此時某隅未聞發令。嘈嘈唧唧。正在與高采烈之時。及相戒勿言。始自知寒蟬之終鳴。目下全軍全濠休息矣。齁齁然。鼻息如雷。任其自然。各自善過良夜云。然未幾忽有人高聲呼曰。巡軍司鐸耶。我等祝汝良夜。看護司鐸耶。我等祝汝良夜。此等聲音。往往出於至誠。不加勉強。聞者皆喜。同聲和之。共祝司鐸良夜。蓋彼等知有神父在旁。同其寢處。一生之安慰信任。卽在其中矣。軍人之信德大抵未盡熄滅。惟苦無人燃點耳。有司鐸在。則信德早已復生。天主聖寵已待多數人由邪路歸正道。由差誤入真實。吾主耶穌亦親自日降至軍中。軍中大概有一移動祭臺。裝在後車。車形破舊粗笨。不啻當日白冷馬棚情形。所謂一幅天然畫。不待詩人歌咏。丹青設色。一望而知爲貧苦矣。車之爲用。實爲載驢牛牲口者也。在此驢牛之間。當夜吾主降世。今日日吾主降臨。其風景情形。不啻日演聖誕劇本也。車中藏有祭器。供有聖體。噫。吾主之宮廷。若是其卑陋者乎。噫。非吾主愛人情深之一大証據乎。本年（指去年）聖誕夜。舉行彌撒聖祭。行祭之地。乃僅將木板數塊。堆疊成垣。司鐸穿禮服作祭。而吾主竟

由至高雲霄中。親降至卑陋之處。以示其愛人之德。當夜領聖體者甚多。司鐸之有益於兵士者。實匪淺鮮焉。

此等軍禮彌撒。業已日日通行。聖體亦常供此車內。於是無形之德能。感動隣旁諸人。自然相戒。不敢故作放肆情形。以示敬重聖地。譬如有不識姓名之人。由遠地來觀此車。車門開直後。彼見之者。必呼曰。噫。善哉。汝等有天主同在。幸福莫大焉。爲此軍中或懸聖像。或佩聖牌。或露苦架。人。人不以爲奇。

此處懸有聖像聖物。余意欲善慰受傷之人。使其減輕困苦。汝以爲何如。曰。汝有理。汝識人心。蘊知人急需者也。惜我等久已將此事忘却。所以有今日之苦難耳。

法國軍隊中。每隊大約有一二司鐸。若未有者。往往求軍政處派充司鐸到隊。以助軍氣。司鐸之在軍隊中。往往充作紅十字會員。看護員。收傷員。衣服雖有改變。然一觀其相貌舉止。卽知其爲司鐸也。司鐸首戴圓軟帽。或戴笠肩遮頂帽。往往坐於車之後面。手執經本。身旁置有萬應藥茶壺。時或身束白圍裙。於停車廊內。往往獨行百步。手執念珠誦經。見之者。無人敢如前此之譏評妄語矣。諸行人一見司鐸。大半脫帽致敬。不若前日仇教時之氣象矣。

鄉人樸實待人。不知奸詐。有一某婦。手持聖牌。售與各軍人。見某司鐸。不知其爲司鐸也。啟口向司鐸曰。軍士先生。余不知汝從何等宗教。然余觀汝相貌甚善。汝佩有勳章已多。今請汝接此

聖牌。增汝勳章之數。司鐸是時並不發言。該婦人恐或侵人宗教自由。或激人憤怒也。爰繼之曰。人謂佩此牌者。大蒙吉利。顯靈聖牌。發行聖跡甚多。該婦人意欲熱心廣傳聖牌於軍中。出言有禮。不敢卽以聖跡示人。彼云。人謂佩之者必蒙吉利。此宗徒智識之言行也。此時司鐸不第伸手受之。且曰。爲酬謝汝。余降福祝聖爾之聖牌。全包言畢。卽行十字降福。該婦聞之。駭愧交至。然稱謝不置。

受傷之兵見司鐸在前。雖無外面衣飾之表記。亦必不疑。膽敢面問司鐸曰。先生。汝必爲司鐸也。彼等知有司鐸。大爲欣幸。與司鐸來往晉接。毫無遠巡畏縮之態。如家人父子。以肺腑相託。大概敬重司鐸。禮貌有加。一見司鐸與之談論。往往揭表舊時紀念品。如云。我叔爲某堂司鐸。君識之否。又云。我有堂弟某。入修院讀書。他日亦如君之升司鐸品。又云。我幼時常輔彌撒。至十一歲時始止。又云。敝鄉副本堂神父。心廣體胖。品貌不凡。膂力過人。非常伶俐。每逢迎聖體。彼一手可執大聖體發光。又云。某神父爲余行降福婚配者也。又云。我嘗入聖母會。天神會。聖人會。某青年會者也。領袖監會之司鐸。係司鐸中最善最愛人者也。此等紛紛議論。作爲通常談資。談者聞者。兩相津津有味。若舍此無以取樂者。噫。人心其已不變乎。

此等司鐸與軍人之雜居。令信德微光將滅之人。莫不反本歸原。認識天主。司鐸久居軍中。人人默感潛通。與司鐸結一不解之緣。何者。因司鐸輩挺身冒險。搶護傷兵。爲之裹創敷藥。爲之赦罪。

誦經。爲之追悼作祭。爲之送柩殯葬。無一非司鐸在前。於是人人皆知聖教會與國家社會。實有密切關係。人人不能舍離司鐸者也。

神父請勿離我。我目下痛苦至極。汝在。我有安慰。請勿離我。此呼痛之兵。因槍彈深入足內。一時不及取出。血流不止。而出此語也。未既。又呼曰。神父。請留此處。人將爲我裏創取彈矣。繼而醫生動刀。剖割畢。該兵又呼曰。醫生乎。汝痛死我矣。神父。請汝伸手付我。我執汝手。必可減余痛苦。

戰患授人以痛苦呼號。基利斯督借司鐸之同在軍營。減人困苦艱難。宗教之扶助國家。整飭人心者。亦已昭若日星矣。

巡視冷斯聖堂情形 冷斯大堂。高聳雲霄。爲天下名堂之一。德人轟毀以後。人人惜之。茲

將其司鐸一路往視冷斯情形。畧譯於左。以供閱報諸君瀏覽焉。

余久懷摹寫戰情之志。惟迫於應酬看護等事。不及抽筆直書。今者聞冷斯大堂之被敵轟毀。我心悵然。不覺浩然長歎。立志必往巡視一周。返以告諸軍人。此意發表後。各軍政機關皆贊成。余志紛紛。願給護照。以便一路無所阻攔。平日由巴黎至冷斯城。僅二下鐘。火車路程。余此次須十下鐘者。蓋由各關嚴查護照故也。先由巴黎至道爾。夢城。夜間。天氣清明。景象頗好。路遇之某軍官。由戰場受傷返京者。爲余道及此次戰勝情形。實出人意料之外。我等道經麻城。由麻城至

冷斯城。所見敵人闖入區境。及後忽忽退出諸地。不勝駭異。馬爾納河上。於脫利堡耳市處。火車由臨時新建之四橋上馳過。其舊有之四橋。已爲敵人轟毀矣。我等之火車至道爾夢城。正在清晨六時。車站旁地方守衛兵。莫不席地臥睡。鼾聲如雷。若不知有戰事者然。警防兵領余至區域長官署內。第一廳內。有馬兵數十人守衛。旁廳爲稽查婚姻人丁冊事務所。亦有一副將守候。旁有二馬兵持槍站立。行人至此。皆宜呈示護照。從軍書契。是否真確無偽。蓋防敵人之混入法國軍隊中。充作偵探。將軍情報知本國也。稽查事又嚴又久。甚爲不便。然戒嚴時中。不得不謹防在先也。一婦人所携紙張不全。軍官曰。汝之契紙尙缺數張。余不知汝是否爲法國人民。婦人泣曰。惜此等契張。敵人焚余房屋時。一并焚去矣。旁人助婦證明爲實。於是給發護照。准其過境。時有警防兵捕一人來。下級軍官窺察一周。釋之去。若事有重要者。則送至樓上軍政審判處某君審訊。

我等經稽查以後。軍政處特送余等專車。所過陵谷。時當早秋。寒露凝白。鎖住山陵凹凸之處。村中屋宇。雖經炮火之災。然仍壁立上聳。昂然自鳴凱勝。天然自成早秋戰後之新畫圖。人之見之者。莫不嘆爲異景。余等路上隨處遇見巡防所。輜重隊。野營分紮處。計四十基勞邁當之路程。行時甚緩。蓋行在前陣戰士之後。不可倉皇闖入危境耳。田野盡頭處。必有巡防營駐紮。巡防兵士大抵身蒙大衣。絨氈圍繞。似若嚴寒氣象者然。蹲伏於

柴草製就之瞭望所。右邊送糧隊車趕至。排列行陣。甚爲整齊。遙望之。竟似一幅碁局也。遇收傷隊員過。我等舉手致敬。領隊前行者爲紅十字會員。臂皆繫有紅十字會徽章。後載傷兵車十二乘。皆插有紅十字旗。輕便美麗。車上有軍醫及軍士數人乘之。至巡慰司鐸某君。則騎馬隨從。身穿司鐸長衣。胸前佩有黃黑帶下垂之十字勳章。首戴三道金線之軍官小帽。再前行數里。有輕騎隊數十人。於烹膳鍋邊烘火。彼等之馬匹。業已解至草屋之後。就無風處而餵養矣。村上只見軍人出入。區域行政署內。有輕騎隊。有警察隊。爲之守護。廊下有二兵。時正爲一馬釘一馬蹄鐵鞋。地方守備兵數人。有在洗擦鎗炮者。有在田中耕田者。卽散種耕田之人。一望而知爲軍士。蓋其好勇喜鬪之氣。無不流露於眉目間也。吾等七十五生的邁當之大炮砲兵。同在一林中休息。砲口碩大無朋。氣象莊嚴。高出樹枝圍牆之上。若向我輩窺望者然。

我等今已行巴黎。至梅斯城之路矣。此處德人忽然退走時。大爲屠戮蹂躪。見有多數房屋。火砲所經之處。融爲一塊雜物。不知者幾疑爲天然生成之銅鐵雜質塊也。千萬成羣之步兵。由工程師軍官領隊。將水閘水溝等緊要工程。趕緊日夜修築。電氣自動重車。載有各種物件。東來西往。絡繹不絕。行時轆轤轟轟。耳鼓爲之震破。又有腳踏車。馬車。輕車等。皆供職從事。誠偉觀也。余等已近冷斯城。相去僅六七基勞邁當耳。遠望天際飛鳥。成羣結隊。有烏雲蔽日之象。此時追想前九月十二日（去年九月十二日也）我軍與德軍在此肉搏血戰。相持甚久。幸我軍凱勝。驅

逐敵人出境。得至今日。時余矚目偵察。見天邊聖堂之二鐘樓。高出雲端。聳峙於諸屋之上。一望而現悲慘之象。蓋二鐘樓頂尖。業已轟去大半。幾似瘠瘦患病之二臂。折指斷節。伸出九霄之上。甚不雅觀也。本城一少年軍人。年僅十九。指一白牆小堂。謂余曰。此乃戰後公塚也。內有軍士。公民。官員。紳士。老幼男女葬者。不下千餘人。皆德人。日日炮火所及之。無辜良民也。此等亡者姓名。日日添增。而同葬於此。噫。傷心慘目。有如是之甚耶。卒乃走近城垣。城中肅靜無譁。蓋早已成爲邱墟矣。該少年又指我等左邊之聖熱納維物路。有一大堂。謂德人砲擊時。此處不落一彈。人之得救性命者。皆聖堂之力也。乃向右邊進城。至城中心點。隨處無非是碎瓦頽垣。一片荒地。房屋之未倒者。至少屋頂洞穿。牆壁矗立。闕無其人。百中無一二完存者。

余等徑入一番菜館。暫作屯兵所。兵士皆困疲不堪。似有菜色。見余衣司鐸禮服而入。遂行軍禮致敬。膳人當卽進膳。肴饌不甚豐富。然溫語笑談。尙可解悶助興。惟言語中。不敢稍露輕薄耳。忽聞訇然一聲。有如霹靂當頭。人皆失色相顧。乃知離八十邁當處。敵人一炮飛來。擊入一小河內。由半掩之窗門中遙望之。見烟霧騰起。時進熟羊腿之使女驚呼曰。我之天主耶。我儕將死乎。旁一兵呼曰。無恐無恐。館主婦正坐在帳臺上算帳。聞聲卽作一十字聖號。並無驚懼。一僕人怒曰。下賤流氓乎。(指德人)噫。至今已二月之久。日日如是。時時如是。豈非討人煩惱乎。一小軍官

戲言曰。此德人之開香餅酒也。君等勿恐。其言未完。又訇然一聲。此次炮彈落在我等右邊。一馬洞腹而死。傷二婦。血流不止。速卽昇至病院醫治。不久。各人先後出門。不敢再留館中矣。余亦出館門。馬夫已俟余上路。余坐馬車。將冷斯大堂巡視一週。見聖堂全身。爲炮火擊成粉齏。所存者惟牆壁而已。余再三細察之下。知敵人如此轟毀聖堂。不可謂偶然事。可謂上游必已傳令。行此野蠻手段。以損毀名勝古蹟爲目的。將法國宗教歷史上獨一紀念品。化爲蕩然烏有而後已也。然德人之炮火雖烈。起火者雖不下數十次。而堂頂之堅實接架構造形式。仍如魯靈光之巋然獨立。惟綵色畫像。玻璃門窗。大小渾身聖像。石柱鎮重處雕飾花紋。小鐘樓門楣上之細巧花紋。業已淨盡無遺。難復舊觀者矣。冷斯大堂。乃我法國人民於敬禮天主。及精尙工藝學術歷史上。獨一無二之建築紀念品也。該堂創於十三世紀。落成於十五世紀。歷二百年之久。然後成此偉業。所以敢人信向天主。足稱爲巍巍乎天主之大雄寶殿者也。二大鐘樓之尖頂。爲紀念法王格勞維思之領洗奉教。爲紀念福女若汗納達爾格之救國出險。爲紀念歷代君主皆於此堂行加冕大禮。所謂法國公教精神。與法國國家政府。有密切關係者也。

我輩法國人心。大抵懷念舊堂。不忘當日之盛時情形。今見片石半瓦。零落在地者。莫不奉爲至寶。謹什襲而珍藏之。他日我軍得勝。仍必在此堂公唱謝主經文。是時。人人必轉愁爲樂。大讚天主之光榮矣。惟自今以後。建築美術名家。將永歎美術之最上妙品。淪亡一至於斯。永無恢復舊

觀之望云。

余正在滿腹籌思。愁眉莫展之時。忽又轟然一聲。炮彈落在大堂之旁屋上。此屋爲織布廠也。炮彈洞穿屋頂後。落地開花。將存積之布貨。燒成焦土。不及施救。是時余願往謁總主教。馬夫指一堆敗屋而告余曰。此前總主教署也。今余不知總主教寓居何處。路上行人甚少。問之皆不知。未既救火隊員至。往救被焚之織布廠。救火員謂余曰。君欲謁見總主教乎。須知總主教所駐之處。卽余等將往救之旁屋。君可隨余前來可也。余從其言。得入總主教駐紮地。通名片後。先出招待余者。乃納物Monseigneur主教。彼僅接教皇簡任之諭。尙未領祝聖之禮。本擬於此堂內領受祝聖大禮。然不知何日可行耶。逾時。總主教出。二位主教向余歷述城中所有情形。從九月至今。日日常處炮火危急之中。據云。九月初四日。德人撒克松隊。佔守我城。普魯士軍未知內容。尙從遠處炮擊。計德人佔城僅八日。(初四日至十二日爲止)十二日。我軍大隊救兵趕到。德人不得已退兵。退至北方十基勞邁當外之小山。至今紮營。霸守該處。毫不退走。德人佔守冷斯城時。八日內。卽於聖堂鐘樓頂上設一瞭望窺測臺。又將彌撒聖所。滿鋪柴草。改爲傷兵醫院。鐘樓窗外。懸紅十字會大旗。惜不及八日。德人大敗出城。向北而去。聖堂之改作病院。尙未實行。我法軍進城後。惟將德人之受傷者。仍留堂中調養。餘則分送他處安置。十三日。德人退出之翌日。德之大炮之架於戰壕內者。卽開炮轟城。至十九日。炮彈紛紛如雨。望聖堂攻

射。於是聖堂四面火起。燎原不可禦。全堂綵色油畫玻璃。無一完好。盡被震碎。玫瑰花式之白石窗。亦行攻破。堂北面之大小鐘樓。渾身聖像。雕刻花紋。無數精巧美術。一律盡遭浩劫。是時堂內尚有德國傷兵。火起後。竭力携之出外。文官中竟有建議不准德人出堂。任其焚斃者。領袖總司鐸聞之。大不爲然。親自奮不顧身。與各司鐸扶救德國傷兵出險。噫。此獨爲教友性質之報仇。惟我公教有此愛仇衛仇之規。至性命有危而亦不顧者也。我法國人民。於一千五百餘年前。領受聖洗大恩。至今勇毅與大量。實駕各國之上也。

冷斯總主教樞機大臣。由羅馬回城。慰問百姓勞苦。親往東西南北各處巡察訪問。傷者醫之。死者葬之。遭受損失者。慰之勉之。使滿城哭泣掛孝之場。尙逢辣法額爾天神防護周至。人民莫不欣悅。噫。如樞機總主教者。誠愛民如赤子者哉。謹代爲衆民拜手稽首。頌謝總主教之功德於不朽。并呼總主教萬歲萬歲萬萬歲。

雖傷不忘救靈 法國某司鐸講道中。曾述軍士臨終改過情形。曰。前星期。我等之營長某君。旁暮俯入戰壕。召集安息之軍士六十人。謂之曰。諸君當知鄙人有一重要軍情。請諸君助我一臂。此次奉命出差。甚爲危險。不知君等意見如何。衆曰善。惟命是從。中校將某君。身受重傷。安德肋君。方繼其任。衆曰諾。安德肋曰。肋那多君。竭其股肱之力。不離汝左右。明日天未明。須至前

敵戰壕處。剪斷敵人之鐵網。除去一切障礙物。以便入手攻擊。衆曰善善。曰明日臨行時。鄙人再有諄囑。諸君今且安臥可也。衆曰善善。請營長安睡。我等只知從命而已。時深夜肅靜無譁。兵士大半輪身入睡。安德肋肋那多熱而熱等。抽筆作書。此書多有入我等之手中者。（言時以書示人）明日天未明。營長回至原處。則諸兵士早已靜候命令。營長將某書某函。交某兵遞送某處某人收執。諸事完畢。營長曰。我將與諸君同行前進。將各種物件。安置於穩妥之處。其時雨雪紛紛。營長與兵士匍匐前行。將近敵人戰壕處。見有鐵絲。密如蛛網。并有一柵欄。爲我軍之障礙。於是挺身直立。旋以刀鋸等物。一律剷除。同時柵欄內槍聲四起。而我軍人胡盧大笑。置之不顧。又見敵人自柵欄內出執手巾等物。高舉搖揚。喝令我軍投降。安德肋出令曰。棄爾槍械。遂舉手向天。軍士聞之。卽紛紛拋棄槍械。又手向天。望敵奔趨若飛。敵人見之懼甚。速卽退逃戰壕內。同時敵壕內機關槍。機關炮。一齊轟發。我軍士從此僵仆戰場。傷者斃者六十人。中有四十二人。倒臥雪中不起矣。肋那多安德肋熱爾熱等亦在其中。安德肋一息奄奄未絕。彼尙欲設法往救肋那多。然自己受傷太重。寸步不能前行。營長傳令後隊之全營出攻。於是兩軍對壘交鋒。頗有茶火之概。我軍奮勇百倍。竭力攻擊。自天明至旁暮。竟奪得敵人之戰壕。戰畢。速傳令搜檢死傷人數。敵人仍自遠方放炮。光徹雲霄。聲震耳鼓。肋那多已死。安德肋料必未亡。然而不見踪跡。安德肋之旁。有一傷兵臥地。呻吟求救。夜已深黑。伸手不見五指。萬難從事奔救。然安德肋奮力欲回原

處竭全副精神。始能蛇行數步。至呻吟求救者之旁。問之曰。汝爲誰。曰。余名譚耳勞。紅皮人。余渴甚。余將死矣。余有一本賬簿在此。安德肋曰。哀哉。譚耳勞。我亦有一本賬簿在此。我汝二人同死一處。可乎。曰。善。曰。汝知爲國捐軀。天主將納我等之祭獻。而赦我等之罪乎。曰。天主乎。噫。我從未想到他。曰。汝今想彼矣。我汝二人同往見之。汝肯同我念一遍經。求之可乎。曰。善。善。我亦領過初領聖體者也。曰。在天我等父者。汝尙知之否。曰。噫。全忘之矣。我到天主前說聲望望。不知有碍情面否。曰。汝隨我開口。說在天我等父者。已足矣。此時風雪頗大。敵人之電光閃閃。炮彈聯珠落下。傷者不幸稍作蠕動。而爲敵人見者。則性命難保矣。然二人同念一遍在天。毫不畏懼。念畢。安德肋曰。汝今發一個上等痛悔。汝可向天主說。汝悔恨一生得罪天主。汝今將汝生命。獻給天主。爲補汝所犯之罪。又向天主說。汝今所受之痛苦。願意同吾主耶穌之苦難結合。此愛汝而爲汝受苦之耶穌。於汝初領聖體之日。嘗進汝心中者也。此時譚耳勞不復呻吟呼苦。反謝曰。余苦不甚大。不足爲苦也。安德肋曰。汝今安心無恐。汝之靈魂。今爲淚血洗濯。頗美麗清淨。汝必先我往見天主。若汝先到天主前。勿忘爲我代禱。可也。繼而二人又兩相勸勉。二人神火甚熱。不久紅皮人默默不答。安德肋貼近其身。隨手一摸。知已氣絕。然其靈必救無疑。明日太陽已出。雪仍紛紛落下。敵人之巡邏隊巡遊該處。傷者結果其命。死者搜其金錢財物。安德肋以手巾輕蒙己面。因雨雪甚大。不久安德肋全身爲雪蒙掩。不復現有人象。安德肋將此不得動彈之大功。獻於天主。爲

諸已亡之軍士。午前十一下鐘。敵人退去。法國紅十字會員前來搜覓傷兵。安德肋時無力呼喊。惟雪堆上尙有血跡點點。安德肋之旁。尙有一人名若望。亦受重傷。夜間安德肋與若望之談話。語語聞悉。於是指明安德肋所在之地。二人同蒙救起。不日傷痕將愈。以上一切談話。係若望親聞而告人者。彼安德肋者。年僅二十四歲。不顧己之垂斃困苦。專以救人靈魂爲先務。誠所謂熱切救靈之宗徒也。壯哉美哉。

近事 羅瑪之部

○七月二十七日。教皇傳諭歐洲交戰各國。勸彼等及早息戰。速籌媾和條件。原諭爲意文。茲特轉譯於左。竊維大行教皇庇護第十一。一生功德炳昭。惠澤廣遠。不幸歐戰發生。各國人民。手足相殘。兄弟之恩。愛割絕。大行教皇因痛戰禍之不能弭遏。以致愛憤成疾。山陵猝崩。痛何如之。朕以無功。蒙天主簡召。繼承大行教皇。登宗徒之高座。當時朕曠觀戰場之肉糜血濺。朕心怒焉傷悲。愛懼交至。不啻慈父之見家室。爲風雨所飄搖。所衝擊。朕之腸腑。寸寸斷矣。朕見青年諸子弟。悉死亡於劍刀。早劫彼等之壽命。朕心之愁痛。難以言語形容也。目下。爲母者莫不痛哭其兒子。爲婦者莫不慘哭其丈夫。爲幼童者莫不痛悼其慈父。青年婦人。時未屆而已成孀寡。孩童呱呱而泣。早失所怙。難以長大成人。凡此家家戶戶。莫不灑淚含悲。居喪掛孝。朕環顧之下。朕心匪石。朕不得不推公教愛人之心。以慈愛我子民。而深覺痼瘵在抱者也。朕一則憐恤諸家之愁困。一則在此愁雲慘日之下。天主託朕以鼓吹和平睦愛爲重職。

朕故竭盡心力。必令交戰國之人民。及早息戰和好。此心此願。拯欲將己之血價。令人同爲兄弟。於天主前。業已宣誓立志矣。朕以宰牧天下衆人靈魂之名義。將此和愛二字。呼醒宣告於各國人民。及其執政諸公之前。布告天下。咸使聞知。朕之提倡和愛。以慈父之心。忠告嘉謀於交戰之國。雖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可增朕之悲痛。然不能變朕之初志也。夫全能天主執掌人心。操持人意。宰制君民者也。朕虔誠恃之禱之。求其速停戰事之鞭撻。又欲使朕謙熱之禱。達於有效也。朕願天下公教人民。悉聯合於朕之祈禱。并加行各種苦工。以動主心。今日何日。乃凶惡戰禍發生週年之紀念日也。朕欲戰患及早熄滅之心。更形懇摯。朕復以和愛二字。大聲疾呼。如慈父之呼醒子女。朕雖聲嘶力竭。亦所不辭。此次朕呼喊之聲。不知能否掩駕鎗砲大聲之上。令各國交戰人民。及其執政諸元老。稍籌溫和退讓之策乎。朕以至聖天主名義。朕以天主聖父名義。朕以救贖人類之耶穌寶血名義。懇求各國交戰之人民。悉赴集於天主上智聖座之前。追想一年中所。有骨肉相殘。大爲我歐洲文化之辱點。至矣極矣。息戰之念。今其時矣。又思水陸所流之血。皆同胞兄弟之血也。歐洲最美麗之區域。最繁華之園囿。無非是屍骸滿地。白骨成堆。碎瓦頽垣。狐鳴猿嘯。銅駝荆棘。故國荒邱矣。痛何如之。前日工廠林立。出貨甚多。良田千頃。生殖甚繁者。今則鎗砲之聲。不絕於耳。兩方面各以破壞殘害爲目的。炮火所及之處。不分城市鄉邨。玉石俱焚。死亡枕藉。一片焦土。汝等於天主及衆人前。擔任媾和及交戰之職任者。請亦側耳俯聽朕之哀求。俯

聽朕代表天主之言。蓋永遠至高之天主。必有一日。將汝等公私行爲舉動。一一詳審判決之也。造物主賜汝等土地財產。尙可支持戰事。然億萬青年人。日日送命於沙邱之上。試問將以何價回贖之耶。又各處城市鄉邨之毀敗。無數聖堂及名蹟之慘遭焚劫。無數家戶之涕泗交頤。無數教友之公衆祈禱。克己補贖。非常祭獻等善功。試問將以何價回贖之耶。尙有人呼告曰。此次戰爭。尙須稽延時日。需價太昂耳。噫。是何言耶。人皆曰。欲求此次戰爭之息滅。須有劇烈炮火之衝突。然後或可告終。朕勸諸人。將此等痛心病狂。蹂躪破壞主義之夢想。及早麾棄。須知各國國種之性質。決無滅亡之理。經人痛擊懲治之國。其人民往往臥薪嘗膽。世世子孫相戒不忘國恥。必有一朝崛起復讐之日也。與其日後永結不解之仇。不若今日將國民心理中之權利。及公正之願欲。悉按良心公評。不可貪求無饜。及早測度秤衡耶。何不將國民意見之中。所欲間接直接之保護權利。太過要求等心。及早斬絕割斷耶。何不暫停交戰。開口議和耶。此等事非今日爲始。前此歷史上。情景往往有相同者焉。首先高擎平和之樹枝。首先開出合理之媾和條件者。朕將歡迎之。而降以遐福焉。世界之得以和平立國。工藝振興。實業擴充者。不在兵力之富強。礮臺之鞏固。而在崇尚信實。尊重人道。不侵人之自由也。際此愁眉莫展之日。朕傾吐肺腑之誠。竭力振呼和平。朕請政界有權力諸君。同來助朕一臂。使戰事及早截止。不復延長歲月。此戰已及一年之久。將全歐化爲殘暴劇烈之戰場。伏望仁慈耶穌。因痛苦聖母之轉禱。使烈風暴雨之後。現出晴

善和平之景象。流露天主慈善聖容於今世。不久。感謝天主之經文。隨處咏唱傳誦。承認天主爲
 萬善萬有之大主宰也。朕今預祝各國玉帛相見。解紛釋怨。國民與國民。仍爲同胞手足。平安從
 事。於工商學業界之進步改良。俟彼此疆界劃定以後。媾和條件簽押以後。各國所之有權利。宜
 公衆議定。不可託於刀劍之武力。須託於公正理義之判決。不可鹵莽從事。須再三慎思而後行
 之。此等條約。卽爲各國將來莫大榮耀之條款也。朕今預祝其有成焉。未擷平安果實之前。朕特
 降福與朕同志之公教諸人。卽不屬朕權下之人民。朕亦一律降福。務望基利斯督。不久賜彼等
 同入此聖愛之棧。悉以純愛之線索。聯合之爲一也。一千九百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由羅瑪
 華諦岡宮發教皇本篤十五諭。○七月二十五日聖雅各伯宗徒瞻禮。爲教皇本名慶日。教皇
 登極後。第一次過此瞻禮。悉在戰禍方盛。時勢不靖之中。聖教之仇人。晝夜窺伺機隙。擬欲攻訐
 教皇。而教皇沉默寡言。避去一切猜疑。惟經此歐戰大局。教皇之對於各國政府。大有密切關係。
 於是各國紛紛遣出使臣。駐紮羅瑪。辦理交涉事務矣。本年教皇本名瞻禮。諸事從儉。前一日。總
 理華諦岡花紋石製造處主教地皮索烏 *M. de'Ungano* 公呈上新製之一塊花紋美石。上繪有教
 皇御容。以誌紀念。是日。教皇宮中大小官員。由領袖大主教率領。覲見教皇。恭呈頌詞。十一下。二
 刻。在羅瑪之二十位樞機大臣。齊集於御書樓之大廳內。當由年長樞機瓦孛德利公代表衆樞
 機進呈賀詞。教皇優詞答謝。禮畢。教皇與樞機談話。將御書樓內新進之美麗花籃一條。及御容

之花紋石一塊。令衆人觀看。大加稱賞不置。同日。各國各處之賀電甚多。同日清晨。教皇至默底爾達伯爵夫人之小堂內行祭。望彌撒者甚衆。禮畢。教皇至議事大殿上。第一次行祝聖聖蠟羔羊之禮。以後每五年舉行一次。是日。羅馬公教進行會員於十一時覲見教皇。進賀頌詞。○一千九百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禮部傳諭。以後博峻古辣大赦。○（陽曆八月二日或八月首主日）可通行於天下各處聖堂。惟須有本主教允准之後。然後得有實效。按博峻古辣大赦。須告解領主。爲教皇求主後。每次入堂求主。每次可得大赦。○八月初二日。教皇爲得博峻古辣大赦。駕臨保利納小堂。行祭禮。午後。到該堂。恭望聖體降福。○教皇命以後每年追悼前教皇駕崩之大禮。不行於八月二十日。改行於十一月初五日。○教皇又改九月初六日加冕禮日。移於九月二十二日。因是日爲教皇昔受祝聖主教禮於教皇良十三之日也。○紅衣主教領袖瓦孛德利公 *Serafino Vannucchi* 已於日前薨逝。其弟亦爲紅衣主教。

本國之部

○廣東 陽曆八月十五號。爲聖母升天瞻禮期。連陽公教進行分會全人。卽於連縣天主堂舉行慶禮。日前。先由各幹事。在堂內外。妥爲籌備。座位齊列。點綴的富。是日。適天晴氣朗。到者甚衆。上午七時。奏樂。開唱彌撒。繼由廣仁小學生全體。恭唱聖心歌。繼由各司鐸演說。畧謂欲揚教旨。須自親愛始。卽上愛主宰。下親同胞。是也。禍福無門。惟人自召。苟爲善事。

必有好報。苟爲惡事。決無好報。凡諸教友。其各勉之云云。於是大衆復同誦聖母經。以示敬忱。其次乃由進行會諸會友討論進行方法。歷時頗久。偉論亦多。姑不復贅。午時禮畢。飯後廣仁小學諸教員。率其全體學生。整隊旅行。先以軍樂。次以國旗。步武整齊。精神活潑。觀者嘖嘖稱善。途次憇於某商肆。蒙贈餅餌。旋往附近山中攝影而返。以誌紀念。○福建 廈門黎大司牧薨逝各節。已登前報。現該處一切教務。由副主教顧大司鐸暫爲主持。一俟新主教到任。始行告卸。所有各處信件。應送至漳州東坂後街天主堂顧總鐸云。○四川 陽曆七月十一號。爲四川東合川公教模範學校舉行學期考試之第一日。學校門首特懸國旗。及公教旗各一。禮堂教室亦陳設一新。校長本堂劉牧。躬自到校。會同教員李秉一。王德厚。盧爾晴。楊仲笙。諸君分別監試。是日所試爲國文及修身二項。次日爲算術。理化。背誦。習字。識字等五項。末日爲體操。及歷史。地理。三項。各項科目。既分三日考竣。乃即於十四號舉行暑假禮。先由校長宣讀訓詞。繼由各教員演說。均以勉勵學者爲歸。姑不盡贅。禮畢後。諸教員復率諸生列隊遊行。約歷二時之久。後回校攝影而散。○山西 潞安教務。由翟大司牧主持以來。已有二十年。其初教民僅七千餘人。今已增至二萬五千餘人。一千八百九十年。僅有西教士八名。華教士三名。今亦增至西教士二十九名。華教士十三名。內有西教士二十。及華教士一名。常駐府城。餘均四出旅行。沿途播教。○江西 前日廣東大水時。江西之贛江亦發大潮。附近諸地。咸遭水患。而吉安府之受害尤爲巨大。有仁愛會

近事

本國之部

四百六十一

修女所辦之醫院及孤兒院均大受損失。因大水之來。在七月十一號之晚。事出意外。措手不及。故病人小孩。未能提携。婦女病房。全被衝毀。諸女教友不得已。在二層樓上避難。衣服鷄鴨菜菓酪醬等類。漂沒無餘。城中本有積穀倉。以此爲救濟荒災者。今亦付之流水。嘗見居民合家遭難。盡沒水中。甚爲淒然。聞近以通電上海。求助救賑矣。據年老者言。謂吉安此次水災。實爲向來所未有云。○山東。一千九百十五年。德文教會雜誌第二期。載有施彌君之山東戰事時之教務紀事一篇。頗爲詳晰。茲爲節譯如下。青島爲中國最有價值之地。而城中之佈置完備。街道精良。尤在遠東首屈一指。乃於十一月七號。被日人佔去。良堪可惜。然德人守此彈丸之地。能歷數月之久。則軍人之勇武。亦足多矣。當爭戰之時。德國教士亦均在青島。助理一切。並未離城。有某司鐸已取道返德。於路中接得香港總領事電信。遂折回膠洲。襄理救護。其他教士。或自中國各地。或自朝鮮。或自日本。來入青島者。亦不乏人。大半均得有德政府電訊。命其前往襄助救護者。又有兗州女教士六人。亦欣然前來。擬爲救護傷兵。適值日本攻城時。炮火甚猛。未克入城。總計當時德教士之在城者。爲數共三十有七。山東中部物爾朋會十人。山東南部方濟各會六人。朝鮮本篤會五人。及瑪利亞方濟各會修女十六人。莫不竭力奔走。爲國服務。尤以救護一節。最爲盡力。當青島被圍之時。雖男女教士。得有允許。仍居城內。但覺諸多不便。且有數教堂。毀於流彈。教士宿舍。亦多損壞。及日人解圍後。諸教士乃得完全自由。修女亦得携其所管理之小孩。自由

出城。沿途有華吏妥爲保護。良堪感謝。至山東其他各地。則自日人佔有青島以來。德人傳教事務。前途頗多阻碍。困難迭生。至今未減。惟較之初戰時之危險。僅爲及其半耳。良由各方面之保持平和。以及華吏盡心維持之力也。故山東中部諸教士。仍得照常服務。安然如故。其稍有不便者。僅經濟困難。而各事不免阻滯而已。若山東之南部。則教會經濟亦甚竭蹶。又因歐戰影響。濟南府之德文學堂。亦暫中止。近且遭有水災。則尤爲不幸矣。○浙江。光緒初年。華司鐸彭公祖培。蒞任衢州。兼敷教江山縣屬。週行城鄉。到處宣傳。殷懇勸導。不遺餘力。遂有應君萬根。首倡奉道。率其妻子。全受洗禮。從此教聲漸播。信者益衆。城鄉之相距太遠者。苦無公所。瞻禮惟艱。公乃就城中太平坊。租民房十餘間。畧加修葺。以作公衆祈禱之地。卽現今新堂之西隅也。十餘年間。凡教友公禱。咸集於此。頗稱方便。並派有司事徐紹吉。常年照料。迨庚子夏。拳匪擾亂。舉國若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突有土匪劉某。樹幟糾衆。滅教毀堂。將舊有之天主堂屋十數間。付之一炬。至今尙存一片焦土。嗣亂弭事平後。趙牧保祿。乃札委傅公嚴霖。就東隅附近。購置鄭姓樓屋。簡派徐司事實樹。管理熱心傳教。成績頗著。十數年來。日增月盛。至今計開教不過三十八年。而教民則有千四五百之多。出大小修院生十餘人。並有一位陞升鐸者。惟每逢瞻禮主日等期。堂地窄小。不能容衆。數年前。田大司牧巡視須江之時。適值天氣不佳。見教友畢集。冒雨誦禱。惻然憫之。乃撥捐二千元。以爲建堂之倡。一面又委總鐸戴公斯綸。勸募籌捐。客歲仲春。又委孫司鐸蒞

近事 ... 本國之部

芝監督一切鳩工庀材。經之營之。經年累月。工尙未成。於九月間。傅公巖霖繼之。至乙卯元月九日。日本邑司鐸毛公翥鳳。又繼之。迨至四月初旬。始得竣工。統計約費一萬元之譜。計造成聖堂一座。除祭臺所佔之一間外。共有六間。高二丈四。寬四丈二。頭門上造鐘樓一座。高約七丈左右。堂之南有西式學校樓房一所。計七大間。司鐸住宅。則居堂校之後偏東。而正中係仿西式。頗壯觀瞻。除附有西式瞭樓外。餐間、賓廳、以及寢室。上下共計八大間。高大壯麗。爲須江第一。茲於新曆七月十九日。特行開堂大禮。先是總鐸戴公函請杭縣修院之司鐸丁公嘉猷。耶公祖光。金郡之安公思定。劉公博禮。及江西玉邑方公。亦經函請。然因公未到。又衢縣諸鐸。高公爾文。毛公翥鳳。屆期皆命駕蒞江。全襄慶典。丁公爾康。與杭縣修院生十餘人。於十六日駕舟上江。預備一切。以免臨時匆促。懸燈結彩。綴花紮松。鼓樂喧天。鞭炮震地。頌歌之聲。高澈雲霄。翌日。鐘鳴八點鐘。早課畢。毛公宣講道理。各界多來聽講。道理講畢。戴總鐸主禮。丁公六品。耶公五品。餘則襄禮。唱經全行。祝聖盛禮。週繞經堂時。外教之隨觀者。尤人山人海。然皆融和肅穆。靜寂無語。彌撒時。縣知事程起鵬。管帶呂桂榮。以及各界諸君。皆命駕觀禮。是日。告領者不下百五六十人。午後二時。復行聖體降福。散後。信衆則榮主以來。言歡而歸。教外雖不爲信仰而來。然亦抱宗教觀念以返。公教之前途。豈可限量哉。次晨。公事畢。戴公乃設筵款待知事。管帶。及各界來賓。席間。觥籌交錯。酣

暢淋漓。賓主盡歡而散。誠須江未有之盛舉也。（錄廣益報）○甘肅 近日滬上各報載甘省來電。哥老會匪作亂。焚毀教堂二所。殺死中國教友五人。上海普愛堂總賬房主任馬神父。接到甘肅瑪利亞聖心會教士來函。紀該省匪亂情形。與電文尤為徵實。而地方蒙害。則較電文尤甚。除焚毀教堂二處。殺死中國教友五人外。且殃及教堂及教友之產業。並有教民甚眾。被脅。并受匪虐待。而環縣知事亦遭戕害。當該函發出之時。匪黨已聚至二千餘人。各持軍械。進撲慶陽。但剿匪之官軍。亦已首途。接函中所云觀之。匪等之排外。不若其仇官之甚。此次亂因。實由地方官任意苛斂。小民不堪其虐。哥老會匪從而煽之。故遂揭竿起事。至於仇殺天主教人。搜捕比利時神父。則亦確有其事也。惟此亂與帝制運動似無關係。蓋亂事醞釀。幾近一年。久在比神父意料中。地方官果能先事預防。不難止之。至匪等所揭復清滅洋之旗號。特假此號召。非真有此志也。亂黨魁姓張名子才。於八月十五號。手刃環縣知事。以為舉事之號。於是羽黨紛集。繼乃加害天主教人。環縣附近之比神父二人。得信後。急策騎逃往涇州。備受困難。始抵該處。遇郵差二人。告以匪亂詳情。乃知環縣亂起時。教友及其他居民數千人。皆逃匿山中。當地警察奉命遏亂。而反附匪助掠。環縣教友住宅被劫一空。於是匪乃赴馬嶺焚教堂。毀教友廬舍。且拘去教友三人。一受慘刑被殺。一遭痛撻被釋。令阻比神父逃逸。一被拷打。迫令述出西人所在。及軍火儲藏之所。因不能答。乃被支解而死。三十里埠亦同遭此厄。天主教友被毒刑死者。至少一人。教堂孤

近事 … 本國之部

四百六十五

兒院教友住宅。皆被劫焚。警察之附匪劫掠。卽在此處。而匪黨脅令教友從亂。亦卽在此處。匪首會通告教友。令每家出一人助戰。否則合家不能免死。至是慶陽地方官。乃始着急。然僅派警察二十五名前往拒匪。匪黨數逾二千。衆寡不敵。勢乃益張。匪向慶陽進發。幸全境官兵。亦趨慶陽。慶陽當可無碍。查該函爲九月四日所發。馬神父以未接續報。故信匪黨必已爲官兵擊散。涇州近亦險起事變。因人民困於虐政。忿不能平。某日集衆至官署。要求改革。該知事懼而允從。但人民仍不滿意。幸新知事瓜代。該員於光復前曾宰是邑。有政聲。乃大受歡迎。得安無事。亂區外人無多。或有誓反教士數人。但函中並未提及。想均平安也。(以上錄大陸報)○江蘇 茅司鐸來函云。掘港爲如臯。東南之大市。離城約一百三十里。有市長治之。東距海口濱約六十里。北離海濱僅三十餘里。西南與南通縣接壤。西區地高。墾闢已久。北方地低。祇宜蓄草。東南一半。自前清道咸以來。向有通海兩境家民。置蕩開墾。第以灶民往往藉口於產草稀少。引額短缺。動輒阻撓。遂致墾務未見發達。及去歲財政部頒發開墾章程。於是各草蕩業戶。紛紛招佃承墾。一年之間。竟墾二萬餘畝。每戶約墾二十畝。共八百餘戶。自冬迄春。築圍鑿河。不知費去幾何經營。始得栽花種秧。以期收穫。孰意陰曆五月十三日起大雨五日。溝澮俱盈。禾苗盡沒。迨及天晴。勤儉之佃戶。乃爭植菘黃等荳。以及各種雜糧。方期秋後收成。以雜糧代米。以弭餓死之患。不意六月十七日。又起大風。繼以大雨。屋宇傾倒。不計其數。加以鹹潮。因風猝來。平地水高。遂達至七八尺。居

民之葬於波中者。不知凡幾。有沙船十數。錨斷桅折。吹至田中。至七月四日。仍有七八艘擱淺其間也。雖然掘港遭災二次。低地已成澤國。無復希望。而高地田畝。則尙有三四成收穫之可期。詎知禍無單至。八月十一日午後。又雷電交作。大雨傾盆。二小時間。水高尺餘。花稻悉浸水中。十三日午後。又復大風雨。水漲尤高。而田中植物。遂盡之又盡。萬無希望矣。若登高而眺之。則見掘港方七十里。化成一片汪洋。浩浩無涯。儼然一大澤國。且聞鹹水所經之地。一二年間。不能生長。則誠是掘港居民數十年來未有之浩劫也。今掘港之民。欲耕無畝。欲棲無屋。顛沛流離。良堪憐惜。壯者或猶可謀生。而老弱婦孺。則將奈何。惟祈仁人君子。有以設法救濟之。幸甚幸甚。○上海虹口聖芳濟學堂內所設之傳教慈善會。創自陽曆一千九百十三年十月八號。初在華人方面試行。即獲良好效果。成立未久。便得會友多人。六星期後。便得會費十三元。滙與英倫總事務所。日來進行更見發達。一千九百十四年。共收會捐三百八十元。今年半年。已收得四百餘元。華會友人數。約共六十左右。半爲教中人。半爲外教人。各認月捐十三元。按期照繳。極爲踴躍。即暑假期內之月捐。亦均先期繳清。慷慨好施。良堪敬愛。本年六月初。主持會事者。爰特開會二日。分別召集教中及教外會友。以報謝其熱心好善。並勉勵其持有恒心。繼又畧謂中國道德日偷。正須依仗於宗教。以及歐戰發生以來。教務頗多阻滯云云。大衆歸後。言之於家族親友。均蒙贊同。遂又得新會友十數人。另有特別會友二十四人。各認月捐一元。更有名譽會友一人。每逢聖若瑟

慶日。繳捐八十元。近又有法文彙報中繙譯某君。亦教中人。熱心會務。在浦東陸家嘴紗廠職員中。招得會友十多人。前日有一教外人。亦以洋五元捐與本會。以爲其家族求福。故今會務發達。大有蒸蒸日上之勢。日前已得姚主教之允許。將會中大要情形。譯爲漢文。分給華會友。均甚歡迎。英倫亦有年報寄來。報告一切。想亦英華會友同所樂閱者也。在西人方面。現亦有會友三四十人之譜。在小學生羣中所設之聖嬰會。進行亦極佳。上學期共收得六十餘元。本省主教對此二會甚表同情。尙祈教外諸君。亦助以一臂之力也。（錄校中某修士函）

外國之部

○法國 安德肋茄雅爾彭帥爾君 André Galland-Hance 去年由戰壕

內致書於某友曰。請神兄爲弟求主。聖達尼老瞻禮。弟必在戰壕內。逐夜輪流守壕。然弟心中不勝喜悅。欲唱：我靈感頌我主。者若干次矣。兄等知弟每四日一次。有大樂喜慶之日乎。譬如今日清晨。時鳴四下。身上佩囊解下。手鎗一具。安放妥當之處。然後起程上路。向某處小堂進發。預備恭領聖體。一路巡警隊攔余去路。余答以口令。遂准余前行。巡警隊之阻余去路。問余口令。惟知弟爲真法國兵而已。然未知余心內之樂也。每思今日得與吾主談話。福樂莫大焉。翌日。又致書云。君記憶八年前今日之事否。君若見弟今日之肩章軍帽。有下校將士之銜。時或厲色責人。大施雷霆之威。君見之。必曰。今昔相比之下。大非廬山真面目矣。然外容雖有變動。內心仍不

移改。君若清晨深夜來此。見余歷四十八下鐘之久。趕到前陣劇戰之區。上下衣服盡濕。泥濘濺至頸面。然風度不改。得意洋洋。樂在其中也。又或見余動身。至某處聖堂望彌撒。領聖體。君將謂此仍有八年前之品格。蓋彼惟求覓耶穌爲一生真幸福耳。君若洞燭余靈行路時所有之默想。（此等默想有善行有不善行者）默想聖咏之題。譬如。予樂於語我者之言。曰。我輩將入天主之宮也。或此題曰。余久願同爾等食此巴斯卦晚餐。君將謂余如何。惜有數日。雖嚴守空心齋。甚爲不便。既到某處。或無司鐸行祭。或缺少聖體。不設分送。此時余心甚覺焦苦。然亦無可如何而已。至少近日。余每主日可領聖體三四次。時或奔回戰壕。心中默想。感謝聖體。步將軍索尼司。General de Sons 之踪跡。芳表矣。雖有分心不便。然余靈頗慰樂也。○德人飛機於六月十七日飛於法國聖笛愛城之上。拋擲炸彈。是日清晨八下鐘。飛機至瑪爾定大堂上。拋下炸彈一枚。正落堂上。洞穿堂頂。跌在耶穌聖心祭臺之旁。至於所擲之硫質火油箱。既落屋頂。原箱自破。由屋瓦流於地上。所過之處。同時起火。惟救火隊員速行撲滅。不致爲災。是時在聖心祭臺前有一百五十孩童。已望過彌撒。唱畢聖歌而回家。此實聖心保佑孩童所致。於是莫不感謝聖心之大恩。○目下法國仁愛會修女在各處病院中看護受傷軍人者。不下三千餘人。噫。該修女愛國愛人之熱誠。可謂盛矣。○每年常例。法國露德地方。於聖母升天瞻禮後。有朝覲聖母大隊。前來行禮。甚爲熱鬧。本年雖有戰事。然已公定。仍於八月十九二十二等四日中。前往朝

一 拜聖母。○某巡慰軍士司鐸述云。某日我等將出軍。前往戰地。時有人分贈耶穌聖心小旗。衆人皆歡然領受。獨有一兵。不肯領受。當日起程。逾數下鐘。已到頭陣戰壕內。各自整備攻擊。衆兵將聖心小旗。或插於軍帽之上。飄搖可觀。或插於胸肋之前。以示倚靠。其時不肯領受聖心旗之兵。向旁人索一聖心小旗。衆人皆却之。該兵怒呼曰。君等不肯給我聖心小旗。我不能不有小旗在身。言畢。露左臂。將佩刀刺臂流血。製成一聖心小像。卽歡然衝出攻敵矣。○露克公爲南錫之副主教。兼任第二十隊中救護事務。勤勞素著。現由政府贈以榮譽會之騎尉。當歐戰初發生時。主教卽毅然從軍出發。担任救護職務。不論生者死者。病者傷者。莫不悉心慰護。克盡厥職。且常向出戰軍人。鼓勵以壯其氣。留守軍人。慰勞以養其心。爲國盡瘁。不遺餘力。然能持有恒心。實屬不可多得。今法政府贈此勳章。以褒獎其忠誠。亦固宜矣。○法國報紙。因載凌辱公教之文。而反自取辱者。不知凡幾。近又有電信報。登載文件。辱及公教。日爾孟大司牧。爰特稟之上級。請爲懲治。現已由總主教。將該報大加懲罰。其所載辱教文之題目如下。(一)教之性情。(二)醫院中之宗教。(三)教中信德原理。及其施行事務。今法國諸大報。對於此事。莫不視爲重要新聞。因該報向亦頗負盛名者也。○德國 本年六月十三星期日。爲週年奉獻聖心之期。德國高勞。總主教樞機矮脫孟公。S. E. Von Hartmann 以目今時局爲題。頒佈公函。茲節譯之。畧謂天主降禍。爭端未已。和平之日。渺不可期。蒼生塗炭。夫復何言。且有國也。近又加入漩渦。與德爲敵。血戰無

休。愈趨愈厲。至可悲也。憶自開戰之前。德人上至親王。下迨公民。莫不摩頂放踵。以勝利和平二語。祈禱於主宰之前。羅瑪教皇以慈愛爲懷。亦嘗竭誠盡瘁。欲將戰禍速弭。以趨於平和之軌。屢次傳諭世界。爲和平之虔禱。更就個人言之。亦莫不家祈戶禱。求佑於主宰。然則此等禱求。果有益乎。曰有。蓋自戰爭以來。不論在東在西。在陸在海。或在空中。冥冥之中。莫不佑之。特未之見耳。今德國犧牲之熱血與金錢。已不知凡幾。幸理由充足。不久定能得有良好結果。惟亦不可不仍求主宰之默佑。則亦惟有所禱求之也。又曰。此次大戰。世界咸受影響。卽吾德國軍士勇武。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亦已損失無數。試閉目細思。兩軍相戰。或遇幸而勝。高唱凱旋。或不幸而敗。士卒傷死。軍器盡失。彼此相較。相去幾何。苟就犧牲方面言之。則敗者有之。勝者亦有之。德之損失甚巨。德之同盟之損失。當亦不淺。敵人之損失。或當尤巨。同是不幸。能不悽然。且此次戰禍之興。雖在敵人。不得爲之諱。然同是爲人。又同爲教友。同在主宰化育之下。旣爲國人憐。亦不能爲敵人悲。故甚望戰禍之速弭。和平之早見也。○西班牙。一千九百十五年。聖心大慶日。西班牙紅衣主教。總主教。及全體主教。會連名請呈教皇本篤第十五位。暫出避亂。今將原呈。節譯如左。(上畧) 忍哉。意大利。近又加入戰局。和平之日。遙遙無期。陛下素以慈愛爲懷。聖心宜有不甯。雖德高道厚。不足爲害。然萬一不忍目睹蒼生之塗炭。不得不暫離皇城。則敢以西班牙。請爲蹕駐。倘蒙俯允。駕向南臨。Recardé 及 S. Ferdinand。則臣等當謹率所屬。簞食壺漿。跪近道左。陛下見此

近事

外國之部

四百七十一

衆生。或亦稍慰聖心於萬一也。(下畧) ○美國 近有多數教外人。反對公教。不遺餘力。美國多數公教報紙。均贈之以美名。曰空心派。Wave of Ignority 言其胸中空。毫無學識。語頗貼切。然亦稍近於虐矣。S.M. Githons 祁朋斯紅衣主教。對於此派之評論。亦甚有趣。其言曰。吾等祇知自盡良心。自守本分。不願與人多鬧。况教外諸君。亦爲吾等良友。擾亂法理之處分。應歸誰得。世間自有定論。何必驚駭。且公教威信素著。卽有莠言。何損之有。如以爲教理不足。則儘請爲學理之討論。不然。徒逞私意。一味強辯。則終屬心機空耗。詔華虛擲。目的不能達到。殊爲汝輩不取也。無已。其以簡語奉答曰。汝等實未知教字之解釋也。○英國 英倫 The Tenth 月報云。Tenari Monthly 馬。牧師已於日前脫高誓反教。而入公教。馬現年五十。在 Koble 學校內。辦理慈善事務。其先父。曾爲 South Leig Oxfordshire 之監督。其地卽與 Littlemore de Newman 牛孟所居之地。相距僅三英里。馬之先祖。在 Arnol 時。曾爲副牧師。且爲詩人。馬之父。爲近時著名詩家。著有古今聖歌集。傳於當世云。○六月份英國教會雜誌 The Tablet 載有 P. Vincent Mc. Math O. P. 馬勃司鐸之英美教務比較論一篇。頗有意味。茲爲轉譯於下。嘗取四月份英國之 Lamp 月報所載英國及加爾之公教報告。與美國之公教詳報。兩相比較。異點甚多。試分別記之。(一) 教友。英國及加爾共一八九一〇〇六人。美國一六三〇九三一〇人。相差幾爲一與八之比例。(二) 教友與國民。英國及加爾共有人民三六〇〇〇〇〇〇人。美國九八〇〇〇〇〇〇人。平均計之。英國教友約十

八人中一人。美國六人中一人。相差適為三倍。三三司鐸。英國教友一九〇〇〇〇〇。有四千司鐸治之。美國一六〇〇〇〇〇。有一萬四千九百六十一司鐸治之。平均計之。英國一司鐸治五百人。美國一司鐸治八百人。(四)教堂。英國有千八百七十九堂。平均每千人合一教堂。美國有萬四千九百六十一堂。平均六千人合一教堂。(五)美國紐約一省。教務最盛。有教友二八八五八二四人。較之英國及加爾。教友人數已逾二倍。今將英國及加爾與美國紐約教務列表比較之。更有味焉。

英及加爾

一兆八九一〇〇六

紐約

二兆八八五八二四

教友
不入修會之司鐸
二千四六九

二千〇四一

修士
一千五一六

六八七

總計
三千九八五

二千七八八

教堂
一千八七九

一千四三一

小學堂
一千一八五

五〇六

他種學堂
四〇四

一三四

總計
一千五八九

六四〇

小學生
三五萬七〇〇〇

二三萬五二六九

他種學生
二萬六〇〇〇

一萬七七一〇

總計
三八萬三〇〇〇

二五萬二九七九

近事 ... 外國之部

四百七十三

於是觀之。英國及加爾教友雖少。亦有四多。(一)司鐸多。(二)教堂多。(三)教會學堂多。(四)教友學生多。故可曰。英國教友雖少。教務組織。甚爲完備。但至將來。教友漸多。則殊尙有多數缺點也。

○瑞士。瑞士總主教本年春間嘗遣代瓦司鐸。M. Tabbé Davain 至德國俘虜羈禁處。巡慰法國比國英國被虜之軍人。并乘機代傳家中消息。寄贈衣銀等一切要物。此慈善會發起之始。由瑞士參議員公教人阿弗孟君 M. Hoffman 提倡。經法國巴黎及利翁主教贊成。卽立一賑濟俘虜軍人會。公捐二十萬佛郎。寄至瑞士。請該司鐸等入手進行。代瓦司鐸等於六月中報告一切情形。畧謂余等巡視俘虜軍人。已及俘虜全數三分之一。四五月間。每月分給賑款有四萬馬克之數。又於德國軍政處求得種種優待俘虜之條件。使患病垂斃之人。皆得善領聖事。又各處探問不知踪跡之軍人。經德國巴代爾暴爾納城主教扶助之力。知前日不知踪跡之人。有三千餘人。已得確實消息。在某處某地。或爲俘虜。或在病院調養矣。今法國尙有二萬五千餘人。不知踪跡。去向。悉在調查偵探之中。想不久。亦有好新聞到家也。五月二十六日。教皇之國務卿樞機茹斯巴利公。致書於瑞士勞森納城及熱納物城主教。請幫助通傳兩方俘虜消息。(見本年第九期四百四張)又瑞士賑濟俘虜會。專求善書善報。送至德國俘虜處。目下已有十二萬五千餘本。已送至德國收領矣。○土耳其。有人目睹土國人虐待加爾默落(卽聖衣會)修士者。致書於法國十字報云。加爾默落會會長。居蓋法邨。一日。土國軍政府遣人請該會長。速去面談要事。軍政府訊事官曰。在貴處修院前。有一法國紀念品。我等軍人定欲毀滅此紀念品。惟紀品上有

金石大十字架一個。我等不敢侵犯十字。因請君等親自毀棄十字。會長答云。此紀念品。乃法國古時兵士戰後之公塚。曰。不顧其爲公塚與否。我等奉旨。須毀此古蹟。曰。余想墓上之銅碑。君等必存留如前。不致有所遷動。因君等必無移動骸骨之心也。曰。並無此意。汝可安心。請汝等速即動工。今日旁暮。我等前來奉旨行事。言畢。會長回院。命屬下諸人撤去墓前鐵十字架。正在工作未竣。土國軍官等已至。來助工人搬運鐵十字。同時軍人將墳掘開。墓中骸骨盡露。聚置一酒桶內。將遷至他處。院長聞之大憤。前來理論。再三交涉之下。始肯另置骸骨於新棺內。開一新墳。入土瘞埋。古墓頓時踏爲平地。人云。此次土國軍政處之野蠻舉動。大拂回教人之習俗。必有某國聳動。始能臻此。

小說 義奴 續

第七章

瑪利亞。明日起如常時。行汲於井。用以自浴。出時以目四偵。防與驪伊。覲面。然每與驪伊遇。但聞警歎。卽已引避。一日並無迹兆。瑪利亞急欲偵取消息。則私自引目內覲。屋中客座。與廚瀉雜。彼母女同居。其後有木格。類暖閣。二人同臥其上。似有小梯可登。瑪海晨起。已張衣而熨。狀態匆匆。然復時時流淒涼之目。視此筐上。尙積疊濕衣無數。瑪海本出死力爲之。然猶自懟其鈍。瑪利亞此時。似不計有飛禍之臨。竟探頭向室中。問夫人安往。瑪海。愀然曰。吾母今晨微恙。至不能反側。此濕衣盡下午須畢。乃天氣陰濕。寡陽光。我亦不能更濡矣。瑪利亞曰。努力爲之。亦無所

苦。嫗他日有更劇於此者。無不歲事。蓋苦工一節。正足流轉其血脈。且若母長蕭閒。自然令爾困。苦女郎能否容我一面。夫人或且以藥奉餉。令夫人釋此重累。瑪海大驚曰。是安可。果吾母震怒者奈何。瑪利亞曰。試告母臥所。瑪海不得已。示之以門。瑪利亞自入至臥處。俯身言曰。夫人今日頗不適否。驪伊且呻且回顧。不作一語。瑪利亞曰。奴子能以溫暖之劑。餉夫人。或能蘇此弗適。夫人曰。吾腰背皆痛。瑪利亞曰。此皆夫人強自支屬。舍火爐之溫。出犯寒威。凡白種人。決不能忍苦事。而夫人尤甚。初無堅忍之能。瑪利亞此語。觸動其心上之弦。不期霽色答曰。吾未嘗躬自作苦。蓋吾但遺一無能之女。尙有何人能至而助余。嗟夫。果使吾孺子猶存者。則益吾身不鮮矣。瑪利亞不更聽其缺望之言。卽匆匆至廚次。與瑪海同煎一止痛之藥水。進之。病人飲訖。無言。瑪利亞宿意。本欲請夫人濯足。夫人不可。仍偃臥。此黑奴仍取濯足之器。燂湯滿中。請曰。夫人所患非微。今當以孺嬰自待。卽伸病者之股。爲之洗濯。濯已。言曰。風邪去矣。宜以衾裹足。且少睡。奴子將登樓爲二雛著衣。奴子敢信。再下樓級時。夫人之病減矣。驪伊如言少睡。果沉酣。不似昨宵之創楚。醒後。聞有人履聲。此時果能銳起而視者。則夫人定有喜悅之容。蓋火爐烈燄飛騰。瑪利亞立諸巨案。爲火光所燭。瑪利亞方急急代瑪海行熨。瑪海爲此黑婦人鼓盪。亦出其瘦腕助之。嘉祿坐於案旁。流目四盼。喜動顏色。魯意士則取濕布一

方反覆摺疊不已。魯意士之心亦方以爲治女工也。此時暖閣上有柔弱之聲呼曰：瑪海何人助爾行熨。黑奴卽行近梯次。仰而答曰：卽奴子及二雛耳。此巨筐之濕衣。本宜加意。此役奴子於治餐之外。能助女公子了之。夫人未答。瑪利亞深幸夫人能不恣意罵詈。似有悔心。卽復助瑪海治衣。此在瑪利亞自分。此等事正與已宜。足以消磨其有餘之力。乃徹宵未睡。力助瑪海夫人於起病一星期之前。瑪利亞與瑪海情乃益深。交乃益篤。而瑪海亦漸釋其職務。易爲保母。瑪利亞遂以強壯之力代瑪海。爲瑪海力任其勞。且鉅者。當夫人第一次至廚次。四周眺矚。以爲病中寡督。率廚中必且大亂。及見地上乾潔無塵。碗盆拭拂如新。沐陳諸格上。夫人偶飢。未嘗不稱瑪利亞之能烹飪。一日侵晨。夫人張其病後之眼光。視黑奴行事。黑奴尤允。夫人能爲夫人調攝。俾病體如初。瑪海旣爲瑪利亞代勞。夫人卽曰：瑪利亞。汝待我至殷渥。我恐不堪。語時淚盈於睫。深咎前次之黷刻。瑪利亞曰：夫人勿爾。奴子初無重要之勞。足以報效。夫人是淺淺者。胡挂齒頰。夫人今當強飯。食後示奴子以新聞。夫人爲瑪利亞精誠所感。鏤入心肺。卽曰：以爾仁心。吾又安能酬汝萬一。瑪利亞曰：夫人。奴子近欲有言。吾乘此時。須以藝自活。果夫人允我者。則星期中一切勞力之事。奴子皆力任之。夫人能否允我。以夫人所不用之鑪灶。貸爲奴子之用。奴子生平治饌。尤能爲精美之餅餌。苟售諸大家。奴子可得餘利。以飼二雛。觀者試思。

此等事。安得有乖忤之時。夫人此時方欲示瑪利亞報恩之意。即欣悅許之。一日晨氣至佳。瑪利亞易新衣。二雛皆拍手大笑。瑪利亞得瑪海及夫人贊助。成此印度人之衣。且加以白布之帔。束以雪色之頭巾。覺此黑人竟燦然易觀。手一巨筐。加以潔白之布。檢視已竟。即徐步而出。筐中儲香甜之餅。蓋手製此餅。能適人口。不期侈然自足其技。瑪海及二雛臨窗視之。祝得佳運。盡售此餅。瑪利亞以二雛尚在窗間。幾欲猝歸與之親吻。此二雛引手而麾。至瑪利亞不見始已。瑪利亞隨事留心。深識道途。所出乃不至忘其南北。邇迤至大旅館之前。此旅館咸為紐約貴族人所居。高樓夾道。瑪利亞沿門注視。不敢猝入。恒為豪奴摩斥而去。

未完

中外大事表

(凡事發生之日以載於各報者為憑)

八月廿一日政事堂會議救國大計副總統及政界要人均列席 段芝貴調任東三省以王占元代之 南京王警察廳長以男女服裝不齊有碍風俗設法嚴禁○日本政府允將山東軍隊陸續撤退

廿二日公府決定明年三月朔召集國民會議 日使署已允撤除攻青島時所設之軍用鐵路及無線電局 中英另訂禁烟條約每年入口以五千箱為限至民國六年一律禁絕 廣東又有水患

廿三日張一謨反對籌安會將辭職 李燮和弟誨稟總檢察廳請以內亂罪治楊度等 江北土匪勢甚猖獗 憲

法起草開第四次會馬良不在京嚴復梁啟超病均未與

○意國向土宣戰英國政府宣告棉花為絕對禁品 日本駐俄大使館參事田付七太氏奉命代駐理法大使

廿四日特任張錫鑾彰武上將軍督理鄂軍務 特任段芝貴為鎮安上將軍督理奉天軍務並節制吉林黑龍江軍務 浙江水災大總統捐銀一萬元財政部撥銀十萬元賑濟之○日本十月青森舉舉行陸軍大演習司令官為一戶陸軍大將及大迫陸軍大將 意國向土宣戰理由一為協助理白雅土人讎仇意人 一為阻止旅土意人回國

廿五日任命周鐸春為外交部特派四川交涉員熊寶為皖岸權運局長大總統捐銀三千元財政部撥銀三萬元賑濟黑龍江各屬水災尹昌衡判決監禁十年日本新任中國北省駐屯軍司令官謁見袁總統及各部長官日本已開始撤去龍口至青島之軍用電線

廿六日師範校長會議廿七日閉會廿八日總統接見各會員江蘇政費審向中國銀行借款百萬元 靳將軍今晨赴青島中日官吏送者甚衆

廿七日特任胡景伊為毅威將軍為參政院參政 特任陳官為威武將軍督理四川軍務 特別委任吉巡按王揖唐監督該省財政事務○法國在美商訂借款金洋二千萬元以付購辦美貨之欠款

廿八日察哈爾都統何宗蓮調京另用以張懷芝代之陸軍部二十師長吳光新因病辭職任命范國璋代之籌安會三次通電各省請派代表大元帥官制已定黎為副元帥○日本所澤高田之間高地斷斷飛行已大成功美國二十州之知事通過於外交困難時無論如何信任總統威爾遜

廿九日任命唐在禮為參謀次長 張士鈺為海陸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總務廳長 政事堂議決東三省設農墾局總統賞師範校長川資六千元○英國南威爾斯礦工因政府不允接見其代表今日罷工 和爾維克兵工廠移交軍械部管轄事已議妥

三十日特別委任吉巡按王揖唐監督該省司法行政事務任命宋聯奎督辦雲南東川銅礦事務 公布國民會議議員初選舉法 公布立法議員選舉法第六章初選舉施行細則 奉天炸彈案已移往北京辦理

三十一日陸軍總長段祺瑞因病辭職特任王士珍代之哈爾濱烏里雅蘇臺蒙兵因餉諱變○澳洲新驅逐艦下水英國南威爾斯礦工風潮已寢 瑞典王在吉拉車

中外大事表

四百七十九

站登車回京時幾遭不測

九月一日任朱照為黑龍江採金局長 參政院代行立法會議行開院式議長黎未到王式通讀訓辭 粵省盜風頗熾東港正鐘(譯音)房屋被焚一千五百餘所被殺數百人○舊金山與中國各港間之汽船公司已成立資本金五百萬元 泗水華僑商會准寄北京中國交通兩銀行儲金各二萬五千元

二日公布國民會議議員初選舉日期暨籌備期 政府通電各省查赦免黨人行動每三月彙報一次 澳洲兵債英金一千萬磅第一次發行之五百萬磅者已逾額

三日旅京人員向參政院請願者八省魯王錫藩領銜甘馬安良桂周家彥沈懋緒蘇沈雲沛滇李鴻祥湘杜俞綏遠李晉泉蜀張炳華 古德諾起程返美取道朝鮮日本○德國承認美國之主義嗣後潛艇遇商船先警告後轟擊

四日向參政院請願者又有六省晉谷如塘皖段芝貴鄂藍天蔚陝張鳳翽熱河鄭寶齡後藏慶仲收旺益喜

五日特別委任察哈爾都統張懷芝監督該管區域司法行政事務 向參政院請願又有六處吉烏澤聲異胡壽慶閩陳榮京兆惲毓中前藏羅桑班覺滿洲恒鈞 齊使八時赴教育行政會議場閉會式 台維降謀犯羅俊等八名判決死刑 美國本士總主教以羅瑪教皇提議講和之文呈交威爾遜總統

六日國庫條例已交參政院內容一為獨立機關直隸總統府財政部惟有監督權二設總監一人簡任下設秘書會事科三財政部關於國庫事務劃歸總監在各省政府禁止銀行行長內總監督任並歸監督 羅瑪尼亞政府禁止德人運金與土國並嚴禁德奧借道以戰品輸與土國

七日大總統特派楊士琦至參院表明國體變更問題 大總統用命令催促立法院選舉於十一月二十日以前告

